

第四八九號
地址：山西興縣
夏曆乙酉年十月二十二日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神五岢各階層人民
堅決反對國民黨打內戰
加緊工作支援前綫保衛解放區

（一分區訊）分區各種羣衆對國民黨破壞雙十協定，發動內戰，深表憤慨。岢嵐城民紳旅座談會上，士紳楊葆昌先生說：日本人投降了，本應該好好建設，恢復民力，可是國民黨不管民甘苦，要打內戰。他說：「國民黨用武力統一不了中國，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他又列舉…[illegible]等軍閥企圖以「武力統一」而終歸失敗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神池新解放區…[illegible]村地主…[illegible]在村公所座談會上說：不是毛主席領導着解放區隊伍，把日本人打走，咱們還不是被打的打死，殺的殺死，餓的餓死了，…[illegible]

（陳良森、侯…、谷如、學古）

信賴羣衆力量，根據羣衆共同要求，放手發動羣衆

五寨縣區村擴幹會，研究小河頭等村經驗，佈置今冬減租工作。

（五寨訊）在縣區村擴幹會上，就小河頭、…[illegible]

中國人民公意的表現

國民黨反動派所發動的不宜而戰的內戰正在日益擴大。…[illegible]…中國共產黨爲實現和平…[illegible]…簽訂了雙十協定…[illegible]…抗戰結束三個多月了，雙十協定發表一個多月了，…[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鬥的偉大力量，再加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聲援，是能夠戰勝一切困難的。（解放日報二十一日時評）

廣大農民團結起來
互相幫助澈底查減

（又訊）縣區擴幹會上，…[illegible]

（崔德本）

興縣各羣衆團體
電慰綏遠前綫將士

（本報訊）興縣抗聯及工農青婦各團體，於本月十六日致函綏遠前綫八路軍將士們，對他們堅決自衛，反對傅作義…[illegible]…，保護綏區人民的安全，表示衷心感激…[illegible]…。函中說：「我全縣羣衆，正以加緊…[illegible]…和加強運輸，來支援你們，做你們的後盾。」

鄂豫皖我軍奮起自衛
擊潰國民黨進犯軍四個團
國民黨軍一個團六百餘人放下武器

（新華社鄂豫皖二十三日電）自十一月一日國民黨最高當局下令調集…[illegible]…進攻鄂豫皖解放區後，…[illegible]…國民黨調動七個軍十四個師分路出動，沿途殘殺人民，…[illegible]…我軍忍無可忍，…[illegible]…奮起自衛，將其全部擊潰，一二七師三八一團團長…[illegible]…以下六百餘人全部放下武器。…[illegible]…將士無不憤恨。在…[illegible]…「斷腿手本」。

六十一軍逃亡士兵談：
傅作義一心一意發動內戰
士兵不願進攻自己同胞大批逃跑

（河曲訊）被傅作義驅逼上進攻解放區前綫的六十一軍士兵宜二陞、吳有才等十餘人，最近由綏遠前綫逃出傅作義虎口，逃到河曲。他們見人便說：「傅作義一心一意發動內戰，強迫士兵去攻八路軍。…[illegible]

更正

二十五日一版…[illegible]…特此更正。

臨縣安業等村農民 聯合協助東溝查租

（本報訊）「天下農會是一家，農會民兵一條心」，這是臨縣東溝查租運動中，表現得最顯明的一點。東溝是安業行政村所轄的自然村之一，地區偏僻，人口稀少，全村二十五戶人家中，絕大部份都受過惡霸地主王世成、王茂德父子為首的壓榨，過去王家獨攬村政，為所欲為。前年春天雖已民主改選了村政權，但因區村幹部思想上對偏僻山村注意不夠，群眾未發動起來，政府頒佈的法令政策未為群眾所了解認識。惡霸地主乘機活動，捏造說舊軍要來，誰再鬧減租就要推誰的「平頭」，又說什麼「政府法令已經變了」。企圖破壞我在租運動。將他失未徹底減的租子，和貪污隱款，抗不退還。群眾視王家如猛虎，始終不敢冒。十一月十四日，該團安業、觀王廟、郭家塌、東溝十、興盛山等村男女農民，在「天下農會是一家」團結精神下，到東溝協助查租。連青塘溝的佃戶們也遍可跑來參加。東溝村沸騰起來了，數百群眾站在一塊大院子裏，民兵維持秩序，非常嚴肅的和地主清算着減租賬目。先是青塘溝因徹底減租翻身的佃戶李金貴上臺報告：他過去完全是一個靠租地為生的佃戶，從四二年開始減租後，到現在有他們留下的二十多畝地了，有吃有穿，再不受那些白眼鬧、逼要租的苦惱。他興奮地說：「我就是減租翻身的。」佃戶們看看李金貴，想想自己，紛紛站起來說話。王世興第一個跳上台說：他前年聽從王茂德之搗堆，地主甚也不抵數，打下糧食要對半分。當時他會提出減租，王茂德讓他多吃二斗糧，表面上應付政府減租法令。現在王世興站在數百人面前，提出歸正要求，要求把王茂德多吃的糧食吐出來。群眾一致意見：「按政府法令應變為租種。」並立刻計算，王茂德應再退出七斗四升米。王世興怕王茂德會後變卦反覆，他說：「我現在就要糧食！」會場馬上有人自報奮勇跟隨王茂德到家中去取。接着私墊文的工資錢也提了出來，會議直開至明月東升，群眾懷着一顆堅定的決心：「要徹底查租」。直算至滿天星斗，最後完全取得勝利。計解決問題九件，退出糧食四石多，本幣二萬餘元（包括青塘溝一戶）。其他未解決的問題，由該村農會繼續解決。（行）

偏僻與一姓佔優勢村莊 要深入羣衆細緻查租

（本報訊）根據目前臨縣查租的經驗，在以下三種情況下的村子，減租多不徹底，應引起特別注意。（一）區與區、縣與縣的交界村莊，在這些村莊，由於境界多次變動，一些地主便鑽空逃避減租。像臨縣與興縣交界處的二郎塌村，該村劃歸興縣時，以為臨縣已經減過了租；後來又劃歸臨縣，臨縣又以為興縣減過租。兩面就標，使地主獎光保在這幾年中，依然重租剝削，又買進土地七八百畝。過去他的土地，即佔全村三分之二還多，現在是更多了。（二）偏僻小山莊，人不易常到的小山莊，在這些村莊，幹部多是擠帶工作，對群衆教育差，農會組織多不健全。農民在地主威脅、利誘、造謠之下，懼怕地主，不敢起來。於是形成減租不減，變相剝削的現象，嚴重地存在着。（三）一氏族佔絕對優勢的村莊，在這些村莊，地主在舊社會有勢力，會巧妙運用兩面政策，對同氏族的用小恩小惠拉攏，結成封建宗派。對其他氏族，則盡情排擠、剝削。在這些村莊，群衆有滿腹的苦情無處申訴，事情並不易弄清，甚至還出現事實，反說受擠壓的某家不好，受屈人不能抬頭。遇到以上這些情況，在查租工作中，必須深入群衆，細緻調查，發現問題；教育群衆，使群衆政治覺悟提高；以本村減租而翻身的佃戶的生動事例，啓發群衆自己起來和地主減租。個別村莊地主勢力佔優勢，群衆畏縮不敢起來的，可學安業行政村鄰村協助，各村莊農會聯合，幫助東溝佃戶翻身。同時要教育同氏族的佃戶起來同地主算賬，共同起來減租翻身。（行）

神府羣衆熱烈捐款 補充基幹隊員衣被

（神府訊）因天氣漸寒，少數家境貧苦的基幹隊員的衣服、鞋襪及被褥等補充很困難，政府號召群衆自動捐助，幹部群衆都踴躍響應，僅二、三、五區及直屬鄉即已捐款十九萬零二千元，其中五區、三區群衆捐輸最為熱烈。五區三、四兩鄉原計劃共捐兩萬一千元，因群衆踴躍捐輸，已超過原計劃一萬餘元。現各區群衆對基幹隊之慰勞、捐助仍未停止。（于洪濤、劉長沛）

（神府訊）三區一鄉羅羅村民衆和駐該村之榮譽隊同志團結得很好，他們經常檢討軍民關係，互相有什麼意見，都直誠地進行交談、檢討，有空閑還開軍民聯歡會。榮譽隊的一二位同志給該村當義務小學教員，教得很好，群衆很滿意。最近冬天已到，婆姨們都自動跑來給榮譽隊的傷病員們縫補衣服。（李飛法）

靜寧新解放區西會村 羣衆減租勝利後 鞏固擴大民兵自衛隊

（靜寧訊）新解放區西會村群衆減租勝利後，加強自衛。該村反詐門爭勝利後，有六十四個農民參加農會，隨即向地主劉樂謙等提出減租要求，把佃戶與地主原來按三七分的規定，改定為四六分，原來白給地主的五四地租，亦按四六分，農民減租勝利，積極性更加提高了，經過減租運動起來的群衆，擴大民兵自衛隊組織，保護自己的利益。敵寇撤退時留下的保僞進自新楊富奎等五人，經群衆檢舉，受過敵人脅翻的六個青年，也因此悔悟。民兵正在迅速擴大，男自衛隊組織了一個分隊，十二個小組，擔架組七十一個；婦女亦組織了一個分隊，三個小隊，二十一個組；兒童團亦組織起來，白天婦女兒童站崗放哨，晚上由男自衛隊實行路條制度，嚴格盤查行人，建立起崗哨的聯絡網。一天，兒童即扣獲由折縣回來的漢奸韓子拴（會任僞鄉樂兵隊密探）一名，當即送交縣府。現又改選了政權，進行改選工作。（王斌）

（寧武訊）新解放區余莊子行政村民兵，在四天集訓中，學會了擺雷技術與熱擂等。受訓民兵回到各自然村後，各村成立了工作組，快加強起來，白天有婦女兒童放盤查哨，檢查行人，還有爆炸聯絡網，晚上民兵與自衛隊，並在×集以外放步哨，以防敵人襲擊。（楊培德）

靜寧臺台寺農民 組織農會減租清債

（靜寧訊）寧六區減租運動逐步開展，繼東莊之後，臺台寺村群衆減租清債又得到勝利。當東莊進行減租過程中，臺台寺農民即已開始醞釀，但因特務造謠破壞，沒有勝起來。後來胡家溝有十五個農民到臺台寺找地主減租來了，臺台寺農民六人，跟他們一同到地主王銀娃等家要求清理舊債。地主王銀娃等二人在東莊減租的影響下，認識到減租與清債是應當的，當給農民抽出活約地十八坰，文約六張，清理舊債後，二十五石六斗，銀洋四十五元，退出二年長收租子一石四斗九升。接着臺台寺佃戶馬上舉行會議，自動組織了十六人的農會，一齊到地主家去減租，獲得勝利後，又有十一個農民自動要求參加了農會，二十七家無地與少地的農民買回地九十七坰。（郝錦堂）

靜三區獨連溝一帶 積極組織煤炭產銷 設炭站調劑運輸減低成本

（本報訊）靜三區獨連溝一帶，煤產豐富，質量也很好，往昔推銷於靜樂城，一帶和輸出忻縣。敵偽佔靜樂後，民主政府雖極力幫助，只獨連溝一處煤窯，三次即貸給糧千多斤，仍有很多兩個窯停了業。今年解放了靜樂，三區群衆響應政府冬季生產號召，秋收一完，即着手煤炭的生產，現已組織起一百多個勞動力，要把所有空閒的窯都組織起來。曾通過個工人每天挖炭十一扭（一扭合五百斤）得五斤麵，以冬季生產七十天計，可得麵三百五十斤，折合一大石三斗細糧。經政府調劑，改窯頭二八抽頭，為一九抽（窯頭得十分之一），更提高工人生產熱忱。煤炭銷路也好。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運輸力的組織，尚未解決，每頭毛驢以四十元買到，一石廿斤炭，出售二百四十元。往返兩天，除人畜用費外，淨賺農幣百元，不及別種生產利大，為調劑運輸力，並設立炭站，組織變工，由一人照顧二個牲口，以減少成本，增加利得。但由於過去炭站扣價，和人們不放心別人照護自家牲口兩個經驗，正在群衆中醞釀研究妥善辦法。（波、向山）

河曲樓子營羣衆計劃 冬三月織標準布千疋

（河曲訊）樓子營村舉行了紡織展覽、獎勵了模範，紡織技術大大提高，去年一人一天織一丈多，今年就能織兩丈多，群衆看見紡織利大，今春就種了一千五百畝棉花準備紡織，並爭着購買織布機。本村木匠做的供不上，許多人就到三十多里遠的巡鎮去買。今春樓子營村只有機子七架，現在已有二十多架了。每天能織出標準布十疋，計劃於冬三個月內織出標準布一千疋。（郭山、

在不朽功績上再提高一步

——臨南民兵參加解放離石城戰鬥紀要——

（續完）　大風

三、如何提高民兵及其幹部的質量

臨南民兵參戰隊現正集中於某地整訓，如何提高民兵及其幹部的質量呢？

過去民兵所受的教育是不多的，從這次參戰思想的反映看來：「有的是為看紅火熱鬧，有的想走一走大地方，有的想掙點洋財，有的想立點功。」說明民兵的政治教育乃是一個迫切的工作。要加強時事學習，使他們了解目前國內外政治形勢；加強政治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克服幫助思想，堅定勝利信念，一句話，要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其次，平川作戰與攻城戰鬥，對於內地區民兵說來都是新的東西，其他如地形地物的利用，夜間動作，通訊聯絡等，也都需要好好學習。臨南民兵對於手榴彈的運用是很熟練了，但步槍的瞄準，手榴彈的擲遠，都需要加油鍛鍊，提高技術。又因為民兵的散漫性，在戰鬥中如遵守時間不嚴格，執行命令不迅速，組織性不強，在整訓中更要加強他們組織教育和紀律生活的鍛鍊，提高其紀律性。

再說民兵幹部，他們目前的思想情況也是很不整齊的，例如這次參戰，有的認為「幹軍隊有前途」，有的感到後方艱苦工作，願意到前方；有的則勉強參戰，「犧牲了可惜」。所以提高民兵幹部的思想實是一迫切的任務。要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加強他們 [illegible]

衛生部藥廠職工、學員 利用工餘時間打柴

（本報訊）衛生部藥廠工人，每天八小時工作，兩小時學習，學員每天十小時學習。現在冬季到來，為着保證生產及學習任務順利完成，及工人、學員不致受凍起見，廠部全體職工及學員，於工作、學習之餘，動手打柴。近一週來，每人完成四百斤的任務，並提出每天在除了食時間內，都在緊張工作、學習的生產中，現已完成打柴任務的三分之一。（王槐青）

靜四區救濟雹災村 賑糧貸款組織冬季生產

部份村莊種棉成功，沒成功的給予賠償

（寧武訊）靜四區有二十多個村莊因遭冰雹，收成不好，特別是雕灣等四個自然村，雕穀與豆類完全被打光，莜麥等被打毀三分之一，區公所按各村受災輕重的不同，分配了縣府撥來的二十石救濟糧（細糧），經群衆民主討論，以戶為單位分配，每戶最多不超過三斗，至少一斗。另外貸款組織被災戶進行冬季生產。現已開始推行變工工作。（張儒）

（寧武訊）靜四區試種棉成功。全區共種棉二百餘畝，後因春旱天早，未及時防止，只有永安鎮等三個自然村按時播種，打卡、佃種等，棉花已成熟開了。政府為了明年更廣泛推廣種棉，區公所決定區幹部配合種棉指導員，今年上試種成功的棉花，下鄉在群衆中作具體的宣傳教育，研究今年種棉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未種成功的棉田，按照政府法令規定予以賠償，以便農民明年種棉基礎。另外在滑河大川一帶發動群衆準備明年種五百畝棉田。（張儒）

誓爲民主建國軍後援 爭取全國和平實現

我廣九路東解放區各界 電賀高樹勛將軍及該軍將士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我廣九路東解放區各界於本月十九日在某地召開慶祝新八軍起義暨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並電賀高樹勛將軍及該軍全體將士。原電如後：

民主建國軍總司令高樹勛將軍暨全軍將士勛鑒：

而電敬悉。國民黨發動內戰，荼毒人民，貴軍高舉義旗，拒絕「剿共」命令，揭櫫三大主張，實爲停止內戰實現和平建國之正確途徑，大義凜然，薄海同欽。本區位處東江兩岸，邇來迭受國民黨軍隊進攻，燒殺淫掠，悲慘萬狀，處此情景，我路東人民莫不義憤填膺，堅持自衛鬥爭，爭取全國和平實現，誓作貴軍後援。遙電嚮應，藉致賀忱。

廣九路東各界「慶祝新八軍起義暨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十一月十九日

（新華社山東二十三日電）渤海訊：渤海區參議會欣聞高樹勛將軍爲擁護正義反對內戰率部在冀南舉義之後，特代表渤海區八百萬人民向高樹勛將軍及全軍官兵致電慰問。電中強調指出：高將軍此舉爲「反共」戰綫上數十萬軍隊指出了一條正當道路。

民主建國軍第一軍范軍長談 反動派打內戰必自取滅亡

國民黨口稱北上受降但新鄉日軍仍手執武器

（新華社太行廿三日電）原新八軍新六師師長現任民主建國軍第一軍軍長范龍章將軍於十六日向本社記者發表談話。范將軍認爲國民黨反動派利用日寇進攻解放區，依靠美國帮助打內戰，純爲個人利益打算，必然自取滅亡。他說：「國民黨口口聲聲說北上受降，但是豫北新鄉至今尚有全副武裝之日軍駐守。」談到對解放區的觀感，范軍長說：「進入解放區，看見人民生活向上，社會秩序安定，給我以良好印象。特別是軍民關係融洽一致，人民熱烈擁軍的情緒，是我們八年來所未見到的，與政民隔閡、軍民分立的大後方比較，實有天淵之別」。最後范軍長對解放區軍民給予民主建國軍的協助表示感謝，他說：該軍過去在河南遭受胡宗南的排斥，從未獲得補充與休整，直到此次舉義之後，才得到一個休整機會與補充帮助，八路軍眞夠朋友。范軍長籍隸豫西洛寧，五年前曾受新五軍指揮，孫（殿英）投降，范軍長即脫離新五軍，率部南渡。此次奉命北上，進攻解放區，毅然在高總司令領導下參加了歷史性的邯鄲起義。

×　×
×　×

親日派頭子何應欽 收編日軍打內戰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據上海來人談：彼於離滬前，曾在北四川路閘北一帶目擊一羣身着中國軍服之日軍在大街上横衝直撞，聲稱彼等係「日本志願軍」，奉何應欽令，與國民黨軍隊合作撲滅「共黨」云。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國民黨十一戰區已於十一月八日下令不收繳日軍武裝，已經收繳者重新發還日軍。

新四軍撤離皖南解放區後 國民黨軍恣意蹂躪人民

破壞人民幸福生活殘殺抗戰有功幹部羣衆

（新華社華中二十三日電）皖南新四軍北撤後，該地區廣大人民在我民主政府下所獲的民主幸福生活，已爲國民黨軍恣意蹂躪。據該地來人談：國民黨進駐月餘來，完全摧毀過去一切民主設施，恢復保甲制度，「保長」大多爲軍警擔任，對原有民選之鄉村幹部則捕殺，地方正義人士已被誣以種種罪名，橫加逼害，並亂抓當地羣衆青年學生，說他們有「共黨嫌疑」，迫令「自首」，並強迫各保要出十擔的買槍費，每月要出捐款六百元，人民叫苦連天。國民黨特務更四出造謠說：「新四軍已被國民黨消滅了」，但是羣衆都相信這一套騙人的鬼話。該來人說，他曾看到許多老奶奶燒香禱告，盼望新四軍早日歸來。

（新華社華中二十三日電）新四軍撤離皖南解放區後，國民黨反動派即殘殺對抗戰有功之民兵、抗屬、參加新四軍軍人及區村幹部。繁昌縣×區區長胡冰於部隊北撤後，偕同鄉長胡承啓前往鴨橋咀爲代表羣衆歡送新四軍撤離皖南，不意國民黨第三戰區挺進軍第四縱隊駐三山鎭（繁昌東北二十里）秦家法部，竟將鴨橋咀包圍，胡冰同志當場被槍殺，並將胡之首級懸掛於三山鎭「示衆」。鄉長胡承啓亦被綁至三山鎭後槍殺。

隴海路鄭潼段國民黨軍 準備渡河進犯擴大內戰

（新華社太岳二十三日電）集結鄭州以西隴海路沿綫之國民黨十餘萬大軍，最近正積極準備北渡黃河，進犯我豫北、晉南解放區，擴大內戰。運日孟津之國民黨軍隊已由洛河拉來大船五十餘艘，集中鐵謝、白鶴鎭（均在孟津縣）兩處渡口，揚言日內渡河進攻我孟縣解放區，配合由修武沿道清路西犯之國民黨八十五軍同時激戰。程村一帶之九十軍也於日夜趕造船隻，準備北犯。集結靈寶之九十七軍，亦在渡口集中大船四五十艘，準備北渡，增援同蒲路國民黨軍隊，向我太岳解放區進攻。爲配合大軍渡河，十二日上午十時許，國民黨即派飛機一架飛抵我垣曲渡口上空盤旋偵察良久，旋又飛至垣曲東北關家溝、峯里一帶盤旋一周後，始向河南飛去。十三、十四兩日，國民黨又派飛機兩架，在我孟縣以東、垣曲以西一帶渡口低飛偵察約半小時始返。此外，國民黨已派出大批武裝特務帶伯濟、秦×霸、衛子恆、關文顯等部數百人，偷渡黃河，潛入我孟縣、垣曲、平陸一帶解放區，從事暗殺破壞活動，我軍民慘遭暗害者已達三十餘人。豫北晉南形勢極度緊張。

～～不願當屠殺中國人民的砲灰～～

山東國民黨軍的士兵 不願打內戰逃來解放區

（新華社山東電）魯南訊：本社津浦前線記者於報導「國民黨軍隊的逃兵」時稱：在臨城短短的四天中，我見到了四五十個國民黨軍隊的逃兵，其中絕大部份是第十九集團軍陳大慶的部下，他們不甘驅使，冒着生命的危險，跑到解放區來，又被我們的民兵扇所送到民主政府。他們給我一個共同的印象——散歸破爛的衣服和那憔悴的面孔。在和他們的談話中，我了解了國民黨罪惡的兵役政策，士兵們牛馬不如的生活和他們不願打內戰的情緒。有一個逃兵告訴我，他是安徽臨泉縣人，陳大慶在他家鄉強迫實行徵兵，他第一次拿兩萬元托甲長交給保長，可是過了一個時期，保長又上門說：「一個兵役又輪到你」，他又繳了一萬九千元，但最後他還是被保長抓走了。他本來叫張國治，到這裏後，連長卻叫他爲成山，後來他才知道是頂了別人的名字。我還見到一個名叫白保山的青年，他是十九集團軍鎗砲營的看護長，也是從臨泉縣被抓入伍，三年來雖然駐地離自己的家只有十里路，但是沒有回家一次，此次北上時，年老的爹娘跟到軍隊駐地和兒子作慘痛的生離死別，臨別時，爹娘哭了，兒子也哭了，但當他看見站在旁邊監視的長官，便趕緊拭去臉上的淚痕，爹娘頻頻的囑咐：「不論到那裏，咱得講良心，好好對待老百姓，別跟那些兵學，咱也是老百姓。」隊伍裏逃亡日多，於是長官給士兵下令：「誰出去抓個兵賞洋五百元，補償幹什麼的。」逃兵士兵發指頭上的瘡疤說：「在臨城，俺連長抓住個年青的小伙子，哭哭啼啼的怪可憐，我說：「眞不講良心了」，叫連長聽着了，當時用手指指我頭說：「×你娘，槍斃你這個講良心的，中央大軍是不講良心的！」」

受國民黨改編之僞軍 下級官兵集體逃跑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三日電）津浦北段（泊頭鎭至唐官屯間）各城鎭據點受國民黨改編之僞軍的下級軍官及士兵，因不甘心作進攻解放區的內戰工具，乃成羣結隊逃跑。泊頭鎭僞保安隊周玉琦部已逃跑一三零名，滄州僞渤海教導總隊綏倫部已逃跑二三零名，興濟鎭僞洪琦部逃跑一二零名，青縣僞李×亭部逃跑六零三名，唐官屯僞杜鵬部逃跑二五零名，前駐滄州之李虎臣部逃跑四百餘名。

敵兵渴望早日回國 紛紛攜械投降我軍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三日電）各地日軍下級官兵渴望早日回國，再不願受國民黨當局驅使，充當屠殺中國人民的砲灰，於是相率投誠我軍。上月十九日，有石家莊敵航空隊員數名（皆係少尉銜）攜步槍及無綫電收發報機一架，投降我軍。二十九日，又有朝鮮人十四名攜帶電話機四部，向我軍投誠。廿八日，駐保定飛機場之日機場倉庫中隊的班長中原清亦率領全班士兵向我投誠，帶來機槍一挺，步槍五支，手槍一支。太原方面，亦有敵酒井飄班長二名攜械來降。據投降我軍之石家莊敵一六一三部隊航空候補生伊東告記者：在他們八百多人中，只有十幾個人願意參加中國當局的「志願兵」，而絕大多數都希望早日放下武器平安回國，絕不願再作國民黨進行內戰的犧牲品。

大後方記者筆下的 國民黨「收復區」眞相

國民黨當局憑藉了敵僞的幫助和美國飛機的運送，派遣了大批人員去接收各大城市，同時加委了大批漢奸僞軍去「維持治安」。大後方各報記者對這些人員貪污腐化勒索搜括的行爲，多有報導。茲摘介紹，以使明瞭國民黨「收復區」的眞相。

發「勝利財」

貴州日報特派員魯少揚報導說：「從後方飛來的人們，除了少數是眞正爲了「接收」外，其餘十之八九都爲了帶值錢的大量貨物來南京搶購房子和囤積物資。聽說有一個乘第二批飛機趕到南京的××接收人員，現已在××路購定數十間大樓房，而且囤起了大量的物資，和他們到八年的親戚們（漢奸）在籌備開辦銀行了。至於負有「接收」之命的先生們，當然也獲得了美滿的收穫。」（九月二十三日貴州日報）

「日人經營的建築，現在已加緊「廢物利用」，紛紛貼了各色的紙條，說有什麼什麼機關，……日商店已有的改換招牌，……有的從窗戶裏插出一面大國旗，國旗之多，用在南京大矣哉！車子插了國旗，大致可以表示是機關人員，車房子上插了國旗，大致可以說是有官衙在此。」（十月五日大公晚報）

「漢奸在若干接收人員的面前立了「契約」，他們的買賣好像妓女院裏的買賣一樣，講好價錢便可以「贖身」了。……光復了的地方，老百姓都在異口同聲的說：這有點像在八年前剛叫鬼子佔的時候一樣，買賣人輕輕得系鬼子保護，現在大小買賣也都伸手拉攏若干接收人員，請他們寫個「保護」條子，生意才半官半商的便好做。」（見十月二十四日秦風工商日報）

某報刊對這些現象說打油詩云：「萬千鈔票綠花花，要發洋財是便風，快去洋場搶一把，不要見了旗管儒關。」（同上）

「花天酒地」

在南京「夫子廟，白天是鄉村的冷靜，夜幕既降，高朋滿座哭……哭……「滴……滴」由遠而來」，一席數千金，還大喊「便宜便宜」，一夜數萬金，還大喊「値得値得」。某人在重慶原是二四等的公務員，到南京獨當一面，就也算成了「要人」，接收了三四輛小汽車，嫌他們都不漂亮，拿一百多萬元又購買了一部，算是「重慶人」的門牌。」（十月十八日正報）

在漢口，子岡在「回到了漢口」的通訊裏說：「漢口有舞宮舞場一處，……所客除盟軍外，餘重慶來人，這裏是負責收復區的人追逐於酒色之間。」（十月七日大公報）

在上海，更是「國軍到達上海以後，而所有歌女舞場無不生意興隆，而歌女舞女嚮導姑娘長三麼二野雞均大發財神。」（十月十五日新聞報）

「冷眼」在江東父老觀察了近兩個月，得了一個結論：「重慶人」到了收復區，第一件工作是衣服，第二件找房子，第三件是弄汽車，第三件是買黃金，第四件是女人。」（十月二十八日新報）

漢奸僞軍 繼續罪惡統治

「昨日的仇人，今天依然高車駟馬，爲虎作倀禍害了新的驕而彈冠相慶。比如洛陽最著名的一個漢奸郝某某，曾經帮助敵人做經濟掠奪的勾當，搜劫了民間的棉花，糧食，而獻給他們以毒品白麵，他當帶領一兩百名士兵押着兩三百輛大車到鄉下各處，遇路搶劫，片草不留。這個被人恨之切骨的魔鬼，於敵人投降之後，竟被某公認爲外交通訊員。」（十月十九日青年日報）

「南陽一帶的僞軍「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馬××，號稱九師之衆，曾經在這一地帶焚燒幾十個村莊，老百姓們遇見「馬師」的兵，等於遇見了瘟神。記者九月六日隨軍進城，在街上還看見馬××以二十幾挺手提機關槍保衛着，攜帶輜重的老百姓對記者說：「這就是那個馬司令，現在是南陽警備司令」。」（九月二十四日商務日報）

（未完）

在華美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
美各界繼續批評反對
參議員向尼米茲提出嚴重質問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在華美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與美軍對朝鮮的統治政策，在美國國內繼續激起各界的批評與反對。據合衆社華盛頓十九日電報導：參議員奧斯汀在參院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向尼米茲海軍元帥提出嚴重質問說：「美海軍刻在中韓兩國之任務爲何？」尼米茲僞答稱：「美海軍陸戰隊協助解除日軍武裝任務後即行撤退。」但最近美海軍部發表的戰後龐大工作計劃，暴露了美海軍在華任務的真面目。據合衆社珍珠港八日電稱：「美海軍部頃發表戰後龐大工作之詳情，其中包括運輸中國中央政府軍隊至解放區之任務，此將使刻在太平洋服役之七十六萬五千官兵中之大多數人員，於正常復員期後，仍繼續服務。」解放區沒有一個日軍，運輸國民黨軍隊至解放區不是發動內戰爲何？而事實也證明，現在進攻山海關，猛犯解放區的國民黨部隊，就是美海軍幫助由華南運來的。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訊：美國建議與冰島訂立一長期協定，美空軍在和平時期使用該島之戰略機場。倫敦泰晤士報駐國際觀察家稱：冰島輿論反對給予美國此項特權。

堅持了一個半月
英碼頭工人罷工勝利結束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震撼世界的英碼頭工人罷工，於堅持一個半月後已勝利宣告結束。罷工是九月下旬在麥湖西河畔的伯肯黑德港開始的，直接原因是僱主拒絕增加低微的工資，不及數目，利物浦、曼徹斯特、普累斯吞、格拉斯哥等十一北方港口全部捲入。同盟罷工至十一月下旬，英南北各大港口均捲入總同盟罷工中，參加者曾達五萬六千人，估全英有組織碼頭工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工潮波及到的港口，輪船停頓，苦於食糧不足的缺，貨物堆積，出入口貿易陷於停頓，英糧食部長叫苦連天，社會輿論紛紛譴責政府。但僱主們[illegible]始以解僱威脅工人，[illegible]不通後，企圖以分裂工人團結，從一開始就挑撥工人的積極分子[illegible]工人領袖，說罷工[illegible]分裂工作，擾亂及破壞共產黨。十一月十六日倫敦碼頭工人舉行秘密代表會，否決了[illegible]會領袖復工命令，[illegible]工人團結的意圖，各港口碼頭工人一致舉行罷工，並堅決一心。罷工工人組織一全國罷工委員會，以統一罷工行動，並直接與僱主們談判。從此，罷工的[illegible]工會領袖的一切分裂，破壞陰謀都失敗，因而罷工終於獲得了勝利。英碼頭罷工的發展過程，不僅表明了英國工人力量的偉大，並表明了英國工人運動正走入一個新的時期，正如英共主席拉斯基不久前說的：「英國工人[illegible]所發生的變化」[illegible]的質的變化[illegible]英共。

簡訊

巴西外長維羅索二十日[illegible]巴西和蘇聯最近恢復邦交的大使。談到巴西人民對蘇友好時說：巴西人民對蘇聯人民具有高度的興趣與同情。並指出兩國間文化關係發展的必要，及對蘇通商的可能性。

美通用汽車公司三十五萬工人
因資方拒絕增資總罷工
美京公共交通又陷停頓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華盛頓電：通用汽車公司三十五萬工人，由於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遭致資方拒絕後，在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宣佈總罷工。此舉已使分佈於二十個州的美國所有汽車公司，除福特公司以外，供應陷於停頓。與通用汽車公司工人宣佈罷工同時，華府所有電車公共汽車司機表決宣佈罷工，使全市公共交通又陷停頓。而美國東西兩海岸的交通工人罷工仍持續。

美國大衆失業的威脅

譯自六月一日蘇聯「新時代雜誌」　魯賓斯坦

歐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報紙和社會人士，就開始熱烈地討論如何把工業轉移到民用生產的問題。這也就是所謂復員問題。它和最尖銳的美國內部生活的問題：即對於戰後人民職業的保障的展望——也就是威脅着全國大衆失業的徵象——的問題，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

失業的危險是美國人民記得非常清楚的。失業選擧了九百萬美國人民。以後軍需生產迅速的生長，動員了一千萬以上的人民參加陸海空軍，吸收了這些失業的大衆。那時國內十年來第一次感覺到勞動力量的缺乏。可是到了去年年底，美國就估計約有百萬的失業工人。其中大部份在幾個月裏沒有工作可做，但能夠很容易的找到新的工作。現在在生產裏，已經吸收了幾百萬以前沒有勞動過的婦女、男人和學生。

一九四四年是美國軍需生產發展的頂點。那年生產總數字突破了美國經濟歷史中的一切記錄，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夏天，軍需生產的最高頂點就已經渡過了。今年最近幾月以來，已經看到了降低生產的明顯的趨勢，以及由於這種降低的結果而引起的在業工人數目的縮減趨勢。美國社會人士的注意力，愈來愈集中到勝利後失業的威脅了。報紙上愈來愈多地敲打警告的鐘聲。例如自由思想的午報指出：歐洲的勝利之日，可以把美國帶到那種程度的工業生產的降低，和那種程度的經濟困難，以致於可以和珍珠港的災難相比較。午報認爲歐洲戰爭的結束，意味着美國生活最危險的時期的開始。

早在去年裏，美國幾十種不同的政府以及私人的機關，就加緊地研究戰後人民的就業問題，以及和將來大衆失業的問題。關於失業鬥爭的方法，已經出版了許多本書了。其中聳人聽聞的一書——列歐·齊爾尼的「你的餘生」，可以當做這種出版物的典型的標本。

齊爾尼根據詳細的統計計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保持美國戰前一九四〇年生產數量的情形下，一九四六年會要有一千一百萬人失業。這一數字還沒有計算由於生產技術的改變，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的因素。根據商務部的估計，這些因素還可以額外增使八百萬工人成爲不必要。所以在維持一九四〇年的生產水準的情形下，美國在一九四六年會要感覺到擠入一千九百萬人的失業問題的威脅。

政府的勞動統計局，以及一些私人研究機關的計算，也達到了類似的結果。例如布魯金斯研究所估計在歐戰結束後的十二個月裏，失業的人數可以達六百四十萬；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六個月後，又可以增加六百九十萬；十二個月後，又可以增加二百五十萬；十八個月後，又可以增加二百萬，這就是說到那個時候失業工人幾乎可以達到一千八百萬人。

其他研究家，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拉克，預料數字比較低一些，可是仍然是驚人的。他的估計在八百萬到一千萬之間。

不久以前，[illegible]表示，假如美國不立刻預先採取步驟，爲[illegible]兵士尋找工作的話，[illegible]那麼戰爭結束以後，將有一千九百萬的失業工人。

特別威脅的是失業增長的形式的性質。大部份的失業，一旦在某幾個大部門開始以後，就馬上猛烈地增長起來。每一個失掉了自己的工作的勞動者，也就同時失掉了他的購買力，這又構成了對於別人的勞動的威脅。於是國內的經濟活動，就更加縮小了。（未完）

「這會可走對路了」

這兩天，冀[illegible]民王榮富最是高興極了，他整天臉上一邊堆滿了笑，紅綠綠的老砂眼，不時偷偷的發笑。過度的興奮，已使他顯得特別年青了。他一見村裏的老友，急急的拉住他們的衣袖高聲的說：「我的兒子要參加八路軍了！」[illegible]

[illegible]晉綏軍[illegible]

[illegible]（新華社太岳電）



「大使」！

文蔚

「大使」這名字，使誰一聽，也都會想到他們負使命的重大，而使命主要就是加強國際間的團結，增強兩國人民間的友誼。因此，一個大使應有崇高的品質，應有廣大人民的擁護，因爲派他出來是爲其本國人民，爲友邦人民辦好事的。

但是赫爾利大使，這位代表着（？）有光榮民主傳統的美國人物！在中國幹了些什麼呢？抗戰中他曾到過延安，可是[illegible]國民黨的中央[illegible]助國民黨發動內戰進攻解放區；[illegible]宣佈投降後，毛主席[illegible]來談判，毛主席[illegible]念及人民急需和平、民主、團結，以高度忍讓，訂立了雙十協定，撤退了好幾個解放區，而國民黨卻派了百多萬大軍，帶着美國的飛機坦克大車，用美國的槍炮彈藥火箭砲，攻打進攻解放區，赫爾利不但不[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內戰？[illegible]

如此「大使」，中國人民怎能不要求撤換他?!

羣衆的愛和恨

——隨軍雜記之二

元青

二十八號我們到了離城十里的一個村子，這個村子在八月的時候曾經被閻軍某部（說是七十一師）殘酷地搶劫過的，在這裏，很快就感覺到了羣衆對閻軍至今猶存的恐怖和對我軍的熱愛。

當我們走進住房的時候，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馬上放聲大哭起來，母親帶笑的跑進來說：「不要怕，是八路軍。」她輕輕地拍着她的孩子，轉過頭來對我們說：「小孩兒嚇着了，七月（陰曆）那些灰隊伍來（指閻軍），搶衣，打槍，把小孩子嚇着……」孩子被抱出去了，但是不一會，那個小孩不哭了，偷偷地進了我們的房子，爬在我們的被子上面玩耍，當我們一個同志背着腰拳他剛才哭笑被子的時候，他笑起來了，旁邊一個鄰家的孩子，（也只五六歲）用手來打那個同志的頭，房外面的大人們都笑起來，喝止着：「不敢！」這個小孩子也笑了，我們那個同志快樂的把打人的小孩子緊緊的抱起來。……

這一天，村裏的小朋友似乎特別多，在街上，在軍隊們的房裏，到處跑着，跳着，拉着戰士們的手，……村民杜俊德的店裏，幾乎擠滿了小孩子，一個擠着酒罈的老鄉說：「這麼多的小孩子！就是……」他是[illegible]他們走路呢。

「要是日本人，誰還敢來到跟前。」一個店夥計笑着說。

「不要說日本人，就是晉綏軍也是一樣。」杜俊德向着一個八路軍的同志說話了，一邊摘下他的眼鏡來：「那個晉綏軍來，把機關槍架上橋口，一陣子打。我在地裏摘玉茭子回來，還身搜，不讓進，把玉茭子都[illegible]了，二更天才說好話進了自己的家，一看，房子，鏡子都給打壞了。……」

『我家店裏，把鏡打壞，東西全沒收了。』又一個老鄉說。

「狗入的，我的頭被打破了，九個人命幾乎全炸死。」一個叫鐵保的老鄉插進來說。原來他們九人在房上睡覺了，閻軍一到，他們怕的都下了房，躲在大門側巷內，那知忽然飛進來兩顆手榴彈，鐵保的頭就打破，另一青年的背被打傷，幸喜手榴彈都沒有炸。

………

「你們是什麼時候，才認識了八路軍？」我們一個同志問。

他們說今年二月助理員來，二月初（陰）三連（按即八分區縱隊平川英名卓著的戰鬥模範連）來了，打了一仗，打死捉青年的敵偽隊和日本鬼。「那時以後我們這裏就有了八路軍了！」一個青年愉快地說。

這個房裏成爲軍民暢談的地方，大家談的是那樣自然，暢快，談的談的不覺就天黑了……一個婦女好像作結論似的說：「見他（指閻軍）是關門，見咱隊伍是開門。」「關門還不行，還得把燈熄了！」杜俊德指着閃跳的麻油燈加以補充。

這個時候，我軍另一部剛開進此村，在黑暗的街道上發驚地行走着。聽話的人們都開門出來看。一個小孩子把麻油燈也拿出門來了。